

# 水墨巫山

黄良伟

从红叶的脉络里,我回溯了文化的脉络。

一

抛开人类文明,沿着华夏文脉渐渐探寻,竟发现: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源流恰恰出现在北纬三十度这条文明纬线与长江的交界点——重庆巫山。

二

自长江而下,两岸高峰夹峙,回清倒影。及三峡,山水萦纤、烟笼雾锁,周景空旷深邃,各色山水画廊,布罗其间。在这浑朴奇险的一带,山高水急、沟壑纵横,标榜着一种强悍、劲勇而又深厚的民风,和畅达平稳、不落幽隐的文化意识。与达观对峙的是常态,与超拔对峙的是内敛,历史在长江这轴天然的古卷上可陈可收。中国最古老的巫山文化熨帖在这既清静又柔软角落。

文化总是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而滋生繁衍。中国文化的纤维注入南方,注入巫山。他们经营着浩荡且不失精巧的文化结构,横跨长江,又逐随江流带得更为悠长。文化一到了这里,多少都会沾染上弹性,变得柔韧。历史、文化其实也和人一样,随着年岁的徒增,也便积压着一种认知的重叠与一种对生命相逐的张弛和从容。

那么好,既然笔墨点到这里,就不得不从205万年前的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说起。作为一种文化,总有一种注明文化的标志,比如:成体系的文字存在。而此时,面对的恰巧是人类起步的原始蛮荒。任何的文化主体,只有经过对表面感知的提纯再造,才能创造出文化精神的审美意象,从而深化,成为纯粹的显现与表达。但巫山太过直露,太过璀璨。面对着一种史前的、人类初始的文明,任何笔墨的渲染也显得黯然失色、不尽苍白。人类文明的雏形正凌凌乱乱地散布在那些手编、薄刃斧等石器中间。早期的巫山人聚居山崖,与山石朝夕相处,在摔爬滚打之间,惊叹地发现石头的巨大功

用,创造性地改造。巫山先民手中的每件石器,显露着创造意识的特征。鲁迅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文化藏其身后,这种彰显着原生性的精神特质,在巫山沿岸层层排铺开。平缓的长江河滩成为绵延的文化河床,中国文化的万千气象在此绿水碧波、青山重重的纷呈异景中潜心吐纳,而这一吐,吐出的便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篇章。

由美至情,始终围绕着生性、围绕着文化的主体,这更能贴近自然的宽容与文化气度的呈现。巫山地处三峡腹地地带,为长江中山游的一方净土。这里奇峰多姿、风光旖旎,一经山水的点化,任何文明与文化的空间,都会相继扩张延伸。山水,显然是一味催化剂,推动着文化的进程。那么,巫山文化得以山水的滋养排阔开来,也就情理之中。古老的巫山,包容着厚重的人文内涵。从远古巫山人的足迹踏中国的版图,再到公元前4400——3300年的大溪口遗址。光辉灿烂的原生性文化根植于巫山,这是中国文化极为浓重的一笔。

巫山文化,依山水而建,又沿长江而下。情动于中而形之于外,对于山水的眷恋与热爱,往往会被演化为包含了赞美、性谑的诗歌文辞。山水给人的印象又时而是一种相对模糊的印象。文人洒脱不羁的性情出落,恰适于在这山水间穿行吟诵。山水令人心驰,“昔者楚蛮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风”,自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并出,神女文化不断繁衍,文噪天下。后,历史向前推移至大唐,某年某月某日,一个姓元的诗人不知出于何故,执起案头的笔墨写下《离思》五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正好藏中压轴之作。“巫山云雨”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象,令人神思遐想,美仑美奂。巫山的文化,于此,构建了一部“文学经典”,其典型的代表性,对中国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偏颇地说:山水维持着巫山文化衣带的局面,且一直呈现为传承的态势。套用一句话:

坦若中国文化断层,除非长江水枯竭。

说到这里,便可稍稍下一个结论:大凡风景绝佳处不宜安家,过于玄艳的造化,会让人产生一种疏离。但长江一路是个例外,巫山是个例外。

三

当文章写到此,进一步谈论巫山文化就显得有些必要。竟然巫山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头,那么它第一次呈放异彩在何时?最终,战国气象非凡的楚地,成了答案的皈依点。

盛态意味着短促,越是绚丽的就越在生命力上薄弱一层。这一点,巫山在文化的框架上打理得很精细,它懂得抽身而出,收放自由。文化注重标新立异,力图使生命构建的意义多元。生命外在形式多样的代价往往是内在的寂寞与单一。巫山追求的不是文化的跨度而是对于文化的力度。巫山山水及其对文化的维护、认可、尊奉像水的消蚀,渐渐扩大了巫山文化的容量。

战国时期,与北方诸子活泼和散文相对峙的文化态势是兴盛于江汉流域的楚文化。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联系千丝万缕,而又独具特色。楚,有江汉山林之饶,物产丰富。翻开《史记》,有如下一段:“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文辞简劲,没有太多的物化转捩,但文化意识的独白,孵化着文化纷呈的暖流却又拉得绵长。

恰巧,巫山身处其中。

暂且抛去楚服、楚制、南音、南风不说,单从楚巫这点来看,与巫山文化实渊源有自。瑰丽奇伟、光怪陆离的山川风物、人神杂糅、巫风盛行的民情风俗,这一切都暗含着某种文化信号。静处的巫山,幽隐而又显于达观。因为巫山的山水,因为巫山气韵的调养,中国极具重要的文明与中国的文脉在此也显得十分地活络。孕育于这片原始思维土壤上的巫术意象,氤氲

在音乐、舞蹈中;凝固在雕塑、建筑中;更幻化在文学中。巫山文化随同口雨浪漫的楚文化在战国的繁富而作了一次生命的扩张和跳跃,且扩张跳跃得如此漂亮。于是,它引导了曹植、李白、陆游、范成大、舒婷等等一大批历代文人骚客泼墨巫山,为巫山和巫山神女写下灿若繁星的诗篇。但凡山水返璞、民风朴拙、涵蕴深厚之处,便有大量的摩刻题咏,这是中国文化的超迈和感唱。纵看三峡、巫山一带的云崖险峰,文化的沉淀力如此地经久不衰,文化的指向与脉相又是如此地了然。

巫山人对于文化的守执,其实做得比任何一个文化地域来得好。过于清幽的山水,往往守不住太过繁华、妩媚的东西,即便是稍为舒缓的文化。从楚国后,异彩的巫山文化渐渐与周身的山水、周身的清静扯平,趋于平淡。巫山从此像一名文士,在长江滩头放自高歌。每朝每代,甚至每月每日都会有文会际遇、都会酿着一坛藏着故事的水酒。

四

凝聚在一隅的巫山文化,得益于依傍长江,而舒展开来。于是因地域而致的文化屏障轰然坍塌,文化隔阂在水的耗散之下,也被轻松地逾越。山水在此雕琢着文化,文采华章重新凝入久远的心灵,填满巫山疏朗的胸襟。

巫山,起于奇瑰与险峻,沿江而下,一路渐次平缓、持重。

巫山文化,此刻,也正与延绵的江水,款款厮磨。

【作者简介】黄良伟,男,毕业于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曾获百家讲坛征文一等奖等奖项。曾供职于巫山县文联。现居浙江。



## 党旗引领我成长

吴姝瑶

一条灰色的“蛇”缠绕着青绿的山,“蛇”不算粗壮,身体遍布着粗糙的水泥纹,均匀而细致得从山顶绕到山脚。“蛇”尾巴上缀着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竹贤乡下庄村,而那条“蛇”是下庄村唯一的公路。

父亲到竹贤乡工作后,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我熬不住思念,去竹贤乡看他,而他正要去下庄村调研。于是,我坐上了下去下庄的车。

下庄的山真险峻啊!像摩天大厦仰面压来,高得像就要坍塌下来咄咄逼人。山巅上,密密匝匝的树林好像扣在绝壁上的一顶巨大的黑毡帽,黑绿丛中,岩壁里蹦出一根一根的青草,风吹过,青草被压弯了腰,可随即又直起身板,它们用坚韧和不屈守护者大山。车在九曲十八弯的公路上疾驰,喜欢晕车的我,竟因眼前的美景而忘掉了眩晕感。

山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座书样的碑,少年的好奇心如烈火燎原,多么地渴望一场大雨来化解。父亲明白我的意图,她娓娓道出:“这是修路纪念碑,碑上刻着所有参与修路村民的名字。排在第一是一位叫作毛相林的爷爷,他是下庄村的书记,带领村民在悬崖峭壁上凿

石修道。你得学习毛爷爷坚持不懈的精神——”,他顿了顿,接着说,“现在去应该能看见他。很快就到了毛爷爷的住所,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矮小的身影,两鬓几如霜,皱纹深如壑,只是眸子里透出与他严肃外表不大相符的慈祥,这与我想象中英雄的模样差别甚远。

我不满足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关于下庄的简短故事,火急火燎问他修路的故事。他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开口:“你父亲说得差不多啦。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代人过上好日子。我们努力七年,修路八公里,现在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他说得得轻描淡写,却让我无比震撼,惊叹于勤劳奋进的下庄人民,惊叹于这位伟大的书记。峭壁悬崖,压不垮他肩上的志气;贫穷闭塞,封不住他胸中的块垒。这硬实的汉子,终于带着乡亲们爬出下庄这口井。山巍峨,有志之人比山更高;路漫长,奋进之脚比路更远。

我与父亲走出毛爷爷住所时,我又回头去看他,他已年过花甲,人老力衰但背挺得笔直,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党旗,仿佛还在赞扬着这位老党员战斗、吃苦、奉献的精神。刹那间,我彻悟,淡泊名利,一介农夫,带领村民,收获富足,这才是英雄最应该的样子。

当练习跳舞时间过久感到疲倦的时候,当思考不出题目准备放弃的时候,当上课准备偷一会儿懒的时候,当跳绳体力消耗过大非常难受的时候,我想到毛相林爷爷和他带领的下庄村村民们,就突然觉得我遇到的挫折微不足道,觉得我应该努力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走下去。

毛相林爷爷和他带领的下庄村村民们,就是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我记忆里深深铭刻。一条路,激励年轻的我们;一面旗,高举榜样的力量。这一面面党旗,将永远引领我成长。

(作者系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八年级18班学生 指导老师:刘钰琦)



## 《长虹卧波》

卢先庆 / 摄

## 最是不舍黄桷兰

张春燕

那是两株飘逸着浓郁又清新的香味儿的黄桷兰树,是我见到的最高大、最有气势,也最温情、最有定力的黄桷兰了。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她们给我的,是满眼的葱郁和满鼻的馨香,是从不褪色的抚慰和从不减淡的陪伴。

在这样的抚慰和陪伴下,我们一家在这儿过了两年半简单、快乐又安适的日子。自家新房已装修好,我们即将搬离租住的这套房子。搬家前,当然要拍照留念。可是从内到外环顾一圈,最是不舍、最想拍下的,还是那两株气势不凡、温情可爱的黄桷兰。

我们租住的,是一家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某粮食企业宿舍。旁边,就是企业的办公室和粮食仓库。企业占地面积很大,有宽敞的休闲场所,有荷花池、凉亭、步道、职工食堂,以及大片大片的绿植。我们搬进来时,荷花池、凉亭形貌还可见,但已废弃,杂草丛生,落叶覆盖;步道已少有人走,长满青苔;职工食堂关闭多年,结着蛛网的房屋多处垮塌。不过,我还是能从这些残存的建筑和设施上,依稀窥见此当年的繁盛。

据说,这家企业最兴盛时,有40来名员工。福利待遇不错,文化活动丰富,很是惹人

羡慕。后来,企业改制,人员分流,在职工员工仅剩下10来名。这幢宿舍楼也日见陈旧、萎顿。员工们大多搬进了电梯房,留下来的,要么经济相对困窘,要么为了孩子读书方便。搬走的,大多将房屋出租。于是就有像我们这样,卖掉原有住房,在附近开发区购了新房,为方便装修,临时租住于此的。

宿舍楼的周边,大多是老房子。居住的多为进城农民,或者做点小生意的租客。嘈杂混乱,脏污处处可见。

两年半前,我们一家从城市中心地带搬到这边来,感觉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置身乱糟糟的环境,住进设施陈旧、多有不便的房间,听着外面车辆、行人的各种喧闹,我极为当初选择这边而沮丧、懊悔。最初那段时间,睡眠都不怎么好,往往煎熬了大半夜,好不容易睡着,却又早早被吵醒了。

慢慢地,熟悉了,也适应了。更庆幸的是:阳台外面,有两株高大、葱郁、芳馨的黄桷兰,日日给我清新的问候和绿色的陪伴。

这是两株姐妹树,有超过40年的树龄,目测高度近20米,干直且壮、枝密且劲、叶茂且美。想来,在40多年前,企业兴旺向上的时候,种树人在种下树苗的同时,也种下

了一份基业久长、万年飘香、惠及后代的愿望。尽管后来企业有一些变化,但寄托了当初美好愿望的树还在,经营还在进行,住这宿舍的企业旧人和后来的人,都会久久在树下流连,仰望它,欣赏它,表达赞美、怀想、期待之情。

因为在宿舍区里面,大家多有爱惜,加上她们已经长到没有人可以踮起脚、跳起身,或者拿个工具、搬个凳子就可以侵犯的高度,这有着着蜡质湿润花瓣、清雅甜润香气的黄桷兰花,没人摘取。花儿一直笑在枝头、香在枝头。黄桷兰本来花期就长,这两株姐妹树是花开半年、香大半年。初夏时节,在阳台上读书,清风过处,那花香就会在鼻腔、在肺腑、在心空飘逸,驱走热气,赶走喧嚣。那一刻,感觉生活和书一样清雅美好。

这两株树,是一大群鸟儿的乐园。想来在鸟儿们眼里,这么高大繁盛的树木,就是超豪华宽敞的演出厅,甚至是一片大森林了。它们一大早就呼朋唤友,在树上开起了派对,交流思想、练习唱歌、练习飞翔。它们叽叽喳喳、兴奋异常的声音和忽高忽低、穿梭来去的身影,让两株姐妹树也开心不已。她们在风中轻扬曼舞,发出欢快的簌簌声,

以应和鸟儿们的高歌与欢笑。

念及即将告别她们,那日,我再一次在她们身边久久流连,从远到近,从上到下,用双眼和很是不舍的心,将她们细细地、柔柔地抚摸了很多遍。拍了视频,留了照片。或许,我不舍的心思,她们并不知晓,她们只是以一贯的、本能的真诚、温厚与热情,对待每一个人,可我对她们,却心怀一份浓浓的感恩。感恩她们曾经在我寂寥、失落、黯淡的生活里陪伴着我,给我客居于此的时光以层层递进、年年翻新的绿意和日日清纯、缕缕醉人的芳馨。

搬离前夕,获悉这幢楼即将加装电梯。这两株黄桷兰,见证了企业经营和员工生活的系列变化,感受了阳光的照拂与风雨的飘洒。无论怎么变,日子总要向前。城市会越来越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两株树的盈盈绿意会越来越亮,她们清雅甜润的香气会传得越来越远。

